

1 565.45
D 350

封 闭 的 花 园

【法】雷吉娜·德当贝尔 著
余乔乔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封闭的花园 / (法)德当贝尔著;余乔乔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法国当代女性小说)

ISBN 7-5306-3471-2

I. 封... II. ①德... ②余...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8560 号

LE JARDIN CLOS
REGINE DETAMBEL
© Editions Gallimard 1994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予以资助,并得到法国张
博刘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特此致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10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0.00 元

神话、闪电、苍天的吼叫都无法将他征服；渴望开启大自然紧锁大门之锁链的愿望使他勇气倍增。然而他的智慧的力量却把他与世俗的激情之墙相隔绝。

——吕克莱斯

无限的上帝把一切都给予他的宠儿——完完全全：无限的欢乐，无限的痛苦——完完全全。

——歌德

原先,我不知道我的胡子会长得这么浓密,以至于不得不用玻璃片修剪它。我也不知道我的耳朵能听见那些长在猫背上的跳蚤在我的络腮胡子里簌簌作响。原先,我还不知道郁金香鳞茎和菖兰鳞茎的作用,而今我在与它们打交道了。我去掉鳞茎上带的泥土,把它放在肚皮上磨擦,就好像一个小学生捧着一个大红苹果。我用鳞茎在下边蹭来蹭去,直至发泄。大丽菊的鳞茎光滑得像人的阴茎。鸢尾的鳞茎则柔软一些,但是它会渗出液汁。起初,当我独自一人时,帕特里克没有时间陪我,就教我这些动作。后来,桑德丽娜教会我从狗眼睛中看时辰。我变得不那么笨手笨脚了。可我还是想念我曾经住过的房间,想念灯光熄灭的窗户。我喜欢窗户上的窗帘。

夜里,我躺在白石长椅上,浑身冰凉,四肢麻木,头昏脑涨,树叶落满我全身,我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灰尘,两眼变得通红。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给我买过棉布床单;我回忆起我的父亲,以及他那双带苏格兰条纹的皮鞋,大脚趾的地方是镂花格子;我想起了艾尔莎的面庞,想起了她那粗糙的、笔直的胳膊肘,总是放在桌子上,保持着读书的姿势。

我的几只狗的肘关节是光秃秃的,没有毛,油光光的,我像摩挲球一样抚摸着狗的肘关节。今天晚上,我不让这几只狗睡觉,我要把它们激怒,把它们揉碎,直到我不再去想艾尔莎的胳膊肘,不再去想我母亲软绵绵的床单,不再去想我父亲那双带肥皂味的大脚。

自从我在公园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四年八个月零二十一天已经过去了。我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街尽头那幢小房子里去了。我从这里,从公园里可以望见的,我父母亲住的房子。我曾经同他们一道住在那里,那所房子正好在公园脚下,坐落在一条下坡路上。他们住在那幢房子中最靠里的房间里,他们开门,关门,他们照看着火上煮着的锅。早晨,他们洗淋浴,洗头。他们用棉花签蘸耳朵里的水。我呢,我把纸巾卷起来,卷成螺旋状,把纸巾拧成了麻花,就像我母亲擦拭细长玻璃杯时拧一块抹布,几乎完全要像螺旋钻似的拧,才能擦到杯底。

假如我还同父母呆在一起,假如我继续走在家中的方

地砖上,我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胡子,永远不会体验潮湿的墙壁,帕特里克把我紧紧压在那面湿墙上。

那面墙轻轻地抵住我们。石头隔开的墙脚湿漉漉的,布满了海绵状的各式各样的青苔。这堵贝壳灰岩的围墙被岁月染成了金黄色,它没有用灰浆就被垒起来了,但它依然保持着平衡,因为它每年冬季会风化一点儿。石头层层叠叠粘接在一起。这面墙像一个沉重的蜡烛。我靠着这些石头,手指伸进石头缝里。我十九岁生日那天(当时我在公园里生活了才一年零两个月),帕特里克把我弄得太疼了,结果我抽出一块石头攥在手里。我们经常来到这里靠着这面墙。我们认为这面墙具有既温和又富有弹性的美德,因为它是活的。

白天,这面墙对于我来说好比一个碗橱,我闭着眼睛就能够打开它了解它。每一块石头后面都有一个藏东西的地方,呈半圆形,里面布满了粉尘。在这些沙化的小洞穴里,每个洞里都有一个小动物。我母亲大概还保留着那个袖珍储物架,她在上面摆放她所收集的小瓷器,小瓷器着色太重,不值什么钱,或者摆放一些上了彩釉的陶瓷小狗,各式各样的猎獾犬,透明玻璃做的小动物。公园北墙的石头发黄,墙洞干燥,我们叫它“宝藏洞”。我们在这面墙跟前铺着中国垫子玩儿。必须牢记,在每一块被抽开的石头后面都有些什么东西:一只断了一条腿的癞蛤蟆,一只浅黄褐色的蜥蜴,一只蛤蚧,还有帕特里克的保险箱,里面装着几把钥匙,他的身份证,以及一些折叠起来的纸片。另外还有我

和桑德丽娜的箱子,还有脆蛇蜥,蜘蛛巢,甲壳类虫子把它们的肚皮贴在沙子上。各式各样的爬墙动物都生活在那上面,暴雨一来又会把它们杀死。有一天,桑德丽娜许下诺言,我们将把所有的石头拆掉。墙的骨架依然保留着,而我们凝视着空空的巢穴。

开始时,我害怕这面墙以及墙里所包含的一切。黑夜中我靠着墙,用化石贝壳挠头。我想,假如我不回家,我的父母亲会担心的。可是我呆了三天,是的,整整三天三夜,直到第四天早晨曙光初现,我依然蹲靠在这堵墙边。人们经过那里,却没有看见我。我靠着墙根蹲得很低。我滑落下去了。我看见人影都是穿过大栅栏门离开公园的,铁栅栏门靠一个铜轨滑动。人们的鞋跟碰撞金属门槛的回声,在墙壁里回荡。我站不起来了。贝壳肯定是渗出水泥把我给粘住了。我是脆弱的。我好像没了膝盖,再也无法动弹。

二

每次下雨,我都跑到雨帘后面去欣赏,站在女贞树形成的篱笆后面看雨,我在篱笆里藏的一捆用来擦屁股的报纸被雨淋化了。那三尊亮闪闪的女神雕像,脖颈上闪着古铜色的光泽,臀部上光灿灿的带有长长的发亮纹路,手腕闪闪发光。如果没有雨水,它们只是三尊无光泽、未磨光的雕像。它们是一个半世纪前一位爱艺术的人定做的。

朴树叶子落在闪闪发亮的女神雕像涂了漆的髻发上,树叶的叶柄垂挂在髻发环形圈上,有的树叶贴在女神雕像的耳道里发了霉。铜铸女神雕像有着奇特的褶子,但是那不是由肌肉形成的,而是由各种飞鸟的粪便和污物所形成的。很久以前,我在一部电影里看见过一个手拿破布的擦皮鞋的人,于是我现在就模仿他。

三尊雕像背对背,靠肘关节联结着,结果三个雕像的手臂像花环似的形成一个环状。她们的赤脚平平的,脚趾又

扁又宽,没有趾甲。她们的大腿有着优美的线条。她们依然保持着纯洁,因为她们的全身是封死的,她们的肚脐厚厚的,肋骨看不见。我很想看看她们三个昂首挺胸,各自朝着不同方向飞奔的样子,然后想捧住她们容光焕发的脸,用我的手掌心把它们擦亮。

上个月她们的脸被一种很难看的油漆弄脏了,油漆像血一样弯弯曲曲,疙里疙瘩地流淌在上面。她们的额头上扎着一个布带。我小时候,曾看见过一个受伤的摩托车手,头皮流着血。这三尊亮闪闪的女神雕像,就仿佛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者。

我靠着墙睡觉,清晨一醒来,我首先就看见那三尊女神雕像。她们已经干了。她们的脸也干净了。她们不朝我看。我低头看着我手上的一束花。我没有把花束松开,反而用手把被箔铝纸包着的花束攥得更紧了,结果箔铝纸都从我的手指缝中冒出来了,就好像孩子们玩稀泥巴似的,一攥拳,稀泥巴就从指缝中冒出来。箔铝纸被我攥得太紧了,结果都从我的手指缝里钻了出来。我的那束花被冻成冰坨子了,但是它们还没有凋谢,当我把花束举过头顶摇晃时,居然一个花瓣都没有掉下来。

我想起那个穿长褂的卖花姑娘,我是从她那里买的那

束花。她的花店里不停地涌入冷气,卖花姑娘戴着露出手指的手套,手指被冻得通红。花店里一切都那么干净,顾客仿佛置身于一间鱼铺里。砌着白瓷砖的水池上接着一个浇花用的皮管子。卖花姑娘用高压喷水枪清洗花店,她站在距离溅出的泥浆比较远的地方,她为了把地面冲洗得更干净一些,就把高压喷水枪贴近方地砖,以加大水压,就像人们清除蹲式厕所便坑旁的污垢一样。

我害怕滑倒。鲜花很干净,带着水珠鲜灵灵的。鲜花是论枝卖。我抽出一枝百合花,又把一枝红玫瑰上的刺剔到距花朵三分之一的地方,我没想到一些刺居然跑到我夹克衫的前襟里面去了(百合花、玫瑰花以及其它的花,我都是放在铺着方瓷砖的柜台上),第二天早上,我拉开夹克衫拉链,把它们拔出来。

那天早上,当我靠着墙醒来时,我认为我完成了当流浪汉的第一个举动。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是一觉醒来,体力恢复罢了。但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那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我靠着墙睡觉,我对面是女神雕像和朴树树林。天幕上,月亮还没有隐去。在东方,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这时候,露水或者早晨冰冷的雨珠消失了。我用胳膊抱着头,不足以御寒,而我的脖子和赤裸的双手则更无法保暖。我的脸冻僵了。我的睫毛结上了冰碴,变得重重的。我被冻得清鼻涕长流。第二天,我从夹克衫里掏出那束花。我把缠绕在我手指上的箔铝纸拿掉,打开包着花的塑料纸。这是

一张很宽很大的塑料纸,我躺下,它能够盖住我整个身子。塑料纸没有沾上花粉,也没有染上花的香味,但是它依然保留着花儿的温暖。所有这些充满气体的东西,使我暖和一点儿了,花束不再需要这些东西,把它们给抛弃了。塑料布替我隔开了露水或者早晨冰冷的雨珠。我把箔铝纸保留了下来,至于那束花,我后面还会谈到。的确,我可以通过这一点来证实我有当流浪汉的才能。

所有的长椅都是活的,而且会说话。木制长椅有着特殊的喘息方式,还带着木头本身强烈的味道。镂空的铁皮长椅总带有像药水一样的铁味。水泥浇铸的长椅被太阳长时间地照射透了,会散发出阵阵热气。石头长椅,它们有纹理,很厚重,像聋子一样。

长椅被人坐过以后其靠背还是热乎乎的,椅子下边的条板弯曲着供人放脚,座位已经被磨旧了。在这个公园里,所有的长椅都接待过我。我给每个长椅都制作了一个带着它们外貌特征的卡片,上面记载着它们的硬度,它们的颜色、形状以及它们的变化。总之,我把所有的公用长椅都研究过了,就像在珠宝商店里,人们仔细观察宝石一样。当一个朋友第一次来躺在长椅上,我让他把手伸直平放在那上面,我告诉他,长椅会对他做出亲热的表示,我对他说,我与长椅,我们之间已经相互习惯了。我移动了这块条板,拧下

了那个螺帽。我裤子后面,膝盖弯曲处有一个地方被磨损成了T形,因为我每次坐下时,总是坐在长椅上的同一个地方。

所有的新长椅都不相同,无论是在颜色的鲜艳程度和深浅方面,还是在材料的美观、透气性、密度和雅俗方面,以及在油漆的透明性和不透明性方面都不一样。长椅的衰老也是不一样的,它们破损的过程各不相同。

由于我也在长椅上随意雕刻,所以我在我夹克衫里面的口袋中,装了一把小雕刻刀,一把刮刀和一个钉子。公园里有二十六个各式各样的长椅,我都在上面刻上了我姓名的开头字母。每天早上我起来以后,我就从我睡过的长椅上抠下一块长方形碎片作为记号。

我最喜欢的长椅是:摆放在女神雕像周围的那四个暗绿色的,带有栗色金属凳脚的木长椅。我经常躺在朝西摆放的那个长椅上,我给它取名为W长椅。冬天,我主要光顾S长椅,夏天,我选择N长椅,早上,我喜欢E长椅。当我盘腿坐在W长椅上,当我把双脚放在被虫蛀,被冻裂,被学生的圆规戳成蜂窝眼似的木条板上时,我离开了地面,我只是通过两只由弯曲铸铁做的凳脚对大地产生重量,而凳脚又通过两只螺母立在地上。我坐在长椅上,就算到家了,我背靠着长椅,揉着我的肩胛,就像农民背靠着自家屋里的热墙壁来减轻背痛一样。我就是全靠整天这么盘腿坐在长

椅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为了阻止蚂蚁前进,我随时变换着姿势。我离开一个长椅,又跑向另一个长椅,我手臂向前伸直,在没有到达下一个长椅时,我屏住呼吸。我憋着一口气,从一个“岛”上移到另一个“岛”上去。没有长椅的支撑,我是会倒下的。

我手持一束塑料纸包着的鲜花等待着你。我小心翼翼,不把花束攥得太紧,以避免把花茎折断。一只扁扁的装有白色粉末的小口袋被拴在塑料纸上,卖花姑娘说,那是为了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但是,你没有见到这束花,更没有把它们插进花瓶里,用水养起来。

我坐在 W 长椅上等你。那个时候,我的膝盖没有红肿,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膝盖无法弯曲,尤其是在天很冷的那几天里。我那条熨过的丝绒裤子是深黑色的,油亮亮的,像新的一样。长椅的硬度让我感到吃惊,我直挺挺地坐着等你,双腿平放,双手搁在膝盖上,就像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个接一个的家庭,三五成群的学生从我身旁走过。有一个提着篮子的人,想坐在我的旁边。我立刻说道:这个座位有人,我在等一个人。我微笑着表示歉意,并指一指我手上的花束。最后,为了占住长椅,为了保留住整个长椅,为了霸占住整个长椅,也为了不再被打扰,我干脆躺在长椅上。天空反射在涂了油漆的椅背上。

我看见绿松石色的、灰色的、玫瑰色的云彩飘浮过去。

我不耐烦了。我有约会,我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我把手放在头上,我的头现在已变成了一个鸟窝,所有的头发都被牢牢地贴住拉紧,黏糊糊的。我的头发衰败了,被长椅磨损得干枯了,磨秃了。我把左耳旁一绺长发编起来,它悬挂在耳旁,就好似中国古代男子的一种骄傲的象征。我晃动着这一绺发辫,我惊奇地发现,我居然有足够的勇气把它从我身上亮出来。

艾尔莎,我想起你盘在额头周围的小辫子,所有那些像虫子似的小发辫结,勾画出你头发的轮廓。当你把头发散开时,小辫子的波浪依然保留着。假如我等待很久,艾尔莎,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我身上的一切都将会改变。我的指甲会变成玫瑰色的,会越长越长,会像你的指甲一样变成椭圆形。我将不再有络腮胡子,也可能再没有胡子。

我一天两次在属于我的领地里转悠。我背着手，顺着墙走。在我沿着墙走时，围墙就不是一个永远单调的界线了。它什么也挡不住，也限制不了什么。它只不过是尽量把所有在这里表现出的内心冲动包容下来。

公园的墙在搏斗。它要与积淀在它上面的成了石灰石的棕鼠的小骨头架子搏斗，要与被风刮进墙缝里的硬土块搏斗，要与地衣见缝就钻所形成的藤网搏斗，还要与死死缠绕其上的常春藤搏斗，墙要应付这一切。地下水在墙根周围不停地涌出白沫。我感觉到这些看不见的，不断上涨的暗流在墙根的石头中间涌动。

我又想到被侵蚀的悬崖，或更确切地说，想象着那些生活在糖块里的蛀虫像微型挖凿工似的，举起十字镐，在牙齿这面墙壁上凿出龋齿。

当“枪林弹雨”击中我们，当持续的疼痛向我们的根部